

给中文图书书次号所联想的

李彩凤

由于我室新近引进港台图书，分编时碰到给书次号的问题。这问题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给中文图书一个书次号，有多种方法可以沿用，本室随便采用一种，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在这众多的方法中，肯定有优点较多的和较一般的，到底选用哪一种，这就是个问题了。

给中文图书书次号的方法主要的有：

1. 种次号：按图书的先来后到给号，基本上最新出版的图书能排在同一类书的最后，但不能保证。因这一点在图书引进时就未有保证，且查重号麻烦。

2. 年代号：是以图书的出版年为序号，这种书次号能一目了然地知道是那一年的版本，但有重号机率。重号时，如再用出版月份细分，但出版月份也多有相同，若用先来后到号细分就够复杂的。

3. 汉语拼音号：若采用此号的同志汉语拼音号非常准确，用来是较理想的。但我国幅员辽阔，汉语的发音多不一致，甚至有些同志查采用汉语拼音的字典都非常棘手，我室就存在这问题。

4. 杜定友编的《汉字形位法》号：使用这种方法号码确定，同一著者的同类书能集中，但给号查找比较麻烦，而且有时会碰到表中没有收入的汉字，就得自行根据相同原理给它编号。

5. 四角号码号：重号机率少；号码确定，同一著者所著的书即使是在不同的馆，但只要是使用四角号码号，所得的书次号基本上是一样的，若分编准确，索书号也就一样；同一著者的同类书能集中；给号简便；

查重快捷。

综观上述各法，每一种都有它的长处，但全面权衡，综合分析比较，我室以为四角号码号稍胜一筹。这是我们调查后所得的结论与认识，望同志们指正。

此时，我也曾设想过一种所谓笔顺号，但比起四角号码号来仍有逊色。最后，我室决定选用四角号码号作为分编引进的港台书的书次号。

我以为，图书馆的工作必须注重调查研究、结合实际、分析比较，去劣存优，工作问题要这样，学术问题尤要这样。

就此事，我有一个联想：我国文化历史悠久，图书馆工作也源远流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却各承流派，这种不规范现状给携手合作，资源共享，全国性网络联合带来很多的不便。希望图书馆工作的有关专家学者们能尽快寻求解决此类问题。

写到这里，我自然又联想到一个有关的问题，中文图书的分类和主题标目是否也可以在出版之时统一给处理好，印在书页上。这个工作是否可以由出版社设立一个联合的高水平的专门负责所有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的分类及标引主题的机构负责，或由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的中文图书分类标目机构负责，全国需出版的书稿均由此机构统一分类及列出主题标目，碰到内容较新、主题又较尖端的难度较大的图书时也可以与著者直接面谈共同作出。这样，就全国来说将节省很多图书馆、室的分类标目人员的时间，减少重复劳动，让各馆那部分负责分类标目的工作人员

(下转第76页)

代图书馆还摆脱了传统旧观念，不但满足读者的一般需要，而且还为读者提供各种高级服务，如情报报导和咨询服务，定题和跟踪服务，甚至还开展进展中项目的服务和情报调研服务等。它像喷泉一样，把知识的种子撒向四面八方，人们可以在图书馆的围墙外面，同样感受到图书馆的“恩赐”。难怪乎有人们把图书馆比做“无围墙的大学”和“开放大学”。

九、从“手工操作”到“机器操作”

从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方法来看，现代图书馆正在从传统的手工操作逐步转向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机器操作。在某种意义上说，电子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为树立图书馆的新观念创造了物质的基础。由于计算机的诞生，图书馆面临着一场新的变革。仅以编目工作为例，传统的图书馆向来以编制手工卡片目录为主，而现在，卡片式目录开始失去其主导地位，国外一些图书馆已经着手中断或废止使用卡片式目录，由机读目录或机读书本式目录取而代之。卡片目录的逐渐失势，其原因有三：一是应用计算机编目的结果；二是广泛采用开架服务方式导致的结果；三是机读目录以其存贮密度、查找

（上接54页）

腾出相当大部分的时间来更深入、细致地做一些参考咨询等工作，更多地直接服务于读者。这样整个图书馆界的服务水平和人员素质就会得到相应地充实与提高。

我很赞同钱学森同志讲的一段话：“充分利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即知识，通过情报体系，使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能变为生产力。我们以前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方便，迅速和准确的优势取胜。当然，无论科学再发达，机器操作终究无法完全替代人工操作，因为机器毕竟代替不了大脑的高级思维活动。

综前所述，人们不难看出，图书馆新观念的产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已从整体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图书馆，作为“社会存在”，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因此，反映图书馆的各个观念之间，必然呈现出纵向和横向具有密切相关的群体性。由此而言，图书馆观念的变革（“更新”），绝不止是个别观念的变革，而是“观念群”的变革。所以，我们必须把图书馆的新观念，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加以研究。如今，一个图书馆的“新观念群”正在不断兴起。但是，为要树立“新观念群”，必然要更新“旧观念群”，这就要求不断地改革旧的“存在”，即改革旧的图书馆管理体制，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管理体制，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观念群”。然而树立“新的观念群”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为此，图书馆要把工作的真正立足点移到更新旧观念群、树立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新观念群”的基础上来。只有这样，图书馆的各项改革，才会在“新观念”的推动和指引下持久地进行下去，否则，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现在还要扩大一点，人类的全部精神财富都是生产力，但是要看你会不会用，用得是不是及时，核心的问题，不是我们今天在哪项技术、哪项窍门里赶上去了，而是整个的技术，整个人类精神财富能不能及时地掌握，需要的时候能不能一下子拿得到。”但愿我们能早日做到全国性的“一下子就拿得到”。最好能在我们这一代得到好的起步。

（本刊有删节）